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

家教

伍淑賢
早前有調查說港童沒禮貌，其實已不算新... 開口，小則扯皮，大則動武。近年香港文明了... 卻鮮見大人對小孩說：不要這樣，不然人家會說... 你沒家教。大人不講，小孩就不知家教為何物。

那些年，華人所受的屈辱

黃仲鳴
「上海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，我們中國人至今不能進去，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，并挂一塊牌說：『狗同中國人不得入內！』」

琴台聚

黃仲鳴

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」，這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，於上海租界一些公園豎立的一塊牌子。

街上遇見朋友打招呼幾句，必站到路的一邊，讓其他人好走，絕不會像現在，一家四口停在路中心或電梯口，指手劃腳，高談闊論，堵塞交通，以為這就是個人權利。

安藤忠雄的坂上之雲

蘇狄嘉

在離開松山市的早上，爭取時間參觀了「坂上之雲博物館」。除了是因為日劇品牌宣傳策略吸引，最主要還是為了這個建築物的設計師——安藤忠雄。

另一方面，「坂上之雲」本意所指是「順着山坡(坂)上升的雲」，折射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奮發圖強，試圖迎頭趕上西方文明，晉身現代化國家之列的時代背景與感受。



春影湖 黃仲鳴

南洋的殖民地，和上海的殖民地，不是一樣嗎！最後，老華僑一氣之下，耗鉅款包了一節臨時加上去的頭等廂卡，所有車站上的中國人，都大為興奮，一片壯越的國歌聲，高唱入雲，直唱到那列車蜿蜒地轉過山背後才罷。

頭等，不坐二等三等，最後驚動白人站長，也堅拒售票，行文之中，傑克來一段插話：「在那個時代，國勢衰弱，民智低落，尤其在殖民地，不平等的待遇，幾乎在日常生活各方面，都表現得很明顯。」

母語情結

李小輝

我們這些在國外、靠兩種語言(母國語言和僑居國語)來生存的人，對語言很敏感，因為失去了母語的「場」，就更加珍惜母語，因為平常不能使用母語，就把使用母語當成享受。

問題，他竟然很新鮮，說他是第一次聽到同是中國人的這種不同意見。我請他講幾句蒙語給大家聽，他竟一句也講不來，他解釋說：「我們家爺爺奶奶在世時，還能聽到家裡講蒙語，現在也只有爸爸媽媽之間偶爾講幾句蒙語，我們這一代都不會說蒙語了。」



母語是一種自我認同標誌。資料圖片

我分別拜讀了原著，並拜讀了趙德遠翻譯的《項羽與劉邦》和翻譯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。我的感受是，讀日語原著，使我思考作者的那種與我們中文思考不一樣的態度與價值觀，而讀翻譯後的中文版，則讓我覺得是一種輕鬆的純粹讀書的愉快。

「水為財」

恩旋

俗語有云「五窮六絕七翻身」，而在香港人眼中「水為財」。然而，世事無絕對，亦可以說「一個銅板兩邊看」哩。

慈善精英

淑梅

擔任「愛心水餃長者、慈善歌頌溫情」司機，遇上多位城中慈善精英，主辦單位香港慈善總會蘇薇主席，風采依然，聲線與樣樣洋溢着濃濃少女味，十年如一日熱心公益。

南京大屠殺

吳康民

大約十年前曾參觀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，那時候該館的規模不大，欠缺氣魄，展品也不多。據說聯合國要求，如要成為國際性的戰爭博物館，一如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展覽館那樣，需要大擴充。

生活有道

吳康民

參觀完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，翌日到揚州瘦西湖，只見遊人如鯽，青年男女，笑聲喧嘩。祖父的墳墓，拖著男女老幼，高高興興地遊湖。我也攜著兩歲大的小孫子同遊。但此時腦中卻浮現昨天參觀的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場景，此時的遊樂便成了半截。